

主辦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珠海文心

編按：珠海有百島之城的美譽，城市與小島都有着屬於自己的別樣風情。沿着珠海的海岸線行走，藍天遠洋，海風裹夾帶着人文氣息，心裏有種莫名的激動，也許在高壓忙碌中生活久了，對這種慢活情懷有種不一樣的憧憬。今期一起走進珠海的文學之海。珠海文學研究專家郭海軍，分析探究珠海文學邊緣化下的前衛性、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主題表達的跨越性，以至珠海文學從「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跨越的歷程與展望。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盧衛平詩作內容生活化，而個性強烈，更每每寓意深刻。唐不遇則把流星化成詩篇。創意寫作教授耿立離開故鄉後去到珠海，竟見到同樣作別故鄉的螢火蟲，隨即將牠帶回家，螢火灌滿房間……城市人平日裏大多把自己關在門裏面，劉鵬凱以小說啟導大家不妨多到山野走走或展開真切的接觸，享受山野裏的新鮮、活着的自然美好。盛祥蘭詩歌自然景物與人生道理互相襯托，描寫細膩。《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對情侶路有嶄新的演繹，帶出珠海文學的浪漫與幽微逸致。



▲ 懷抱幽微逸致的人文珠海。(資料圖片)

一說到珠海，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條沿海岸從南到北貫穿全長二十八公里的情侶路。

我不知道情侶路是誰起的名？我認為她代表珠海人的浪漫、閒情、世俗的一面。

每當我從從德的深圳或香港、澳門進入珠海，踏足情侶路的那一刻，都市灰頭土臉的心情滌蕩一新，可以放慢步履，甩開車水馬龍的繁囂，扣開緊繃的神經線，靜看珠江口湧出濁黃的海浪、翻騰的海鷗及天邊的霞彩，還有伴着情侶路另一邊廂的花圃、綠草地、雕塑。這是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在建森林邊緣的一樞真實的人間外景。

我很喜歡矗立香爐灣畔的那一座高聳珠海漁女雕像——她披着是燦爛的珠光和擁有海洋的襟懷；剛健婀娜，雪白細緻的脖子戴着一圈採自大海的項鍊，身披漁網，雙手高高擎着一顆巨型剔透晶亮的珍珠，微帶羞澀的表情，向眼下的旅人致以大海問候。

因為珠海有情侶路

● 潘耀明

每趟到珠海，我喜歡下榻面向情侶路的酒店，下瞰酒店的前沿的景緻，越過馬路，是婆婆的棕櫚樹和一路姍紫嫣紅繡錦的花圃和一色的海天。

有了情侶路，珠海在繁忙的都會添上一份恬適、怡靜。夜幕低垂，情侶路是情侶別有的天地，儂影雙雙，喁喁的細語，熱火的擁吻，恣情地和海浪一道蕩漾。那是都市人翹期大隱隱於市的一簾綺夢！

在這裏，詩人盧衛平才有詩情抒寫一樞大都會背後的風景：「站在小羊羔身邊／看他吃草／陪牠等牠的媽媽回來」；盛祥蘭寫出「神秘的事情」、在「旅途」走進白雲的故鄉；耿立才能勾起對童年螢火蟲的回憶：「牠到哪裏，夢就到哪裏」；劉鵬凱動情地與阿美去看被朦朧大霧裹着的山巒，去體味「活着的自然」；唐不遇情難自已莊嚴宣告：「詩人必須對着過去的天空說話，／必須寫下幾顆看不見的流星。」

由上可見珠海作家大都可以繁囂的市聲中，抒發個人幽微逸致的情懷，在世俗中另闢途徑，別饒風光。

郭海軍說得好：「比之深圳文學，珠海文學顯然沒有『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的空前盛況，也少見緊隨時代脈動而發聲的矯健風頭，珠海文學疏離於文壇熱點的邊緣化狀態尤其顯著。這種狀態的另一面，則是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寫的前衛性或先鋒性特徵。不同於大多數深圳作家對社會現實與現代城市發展過程的寫實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於表達關涉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題內容，在藝術品質和寫作技術上也更具探索性。」

無他，因為珠海有情侶路。我相信，文學是閒出來的！（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

珠海文學：邊緣的前衛

● 郭海軍

一九七九年，珠海撤縣建市，「珠海文學」由此發端。若以期刊發表、評論裁定、評獎表彰三位一體的評價標準衡之，「珠海文學」業已成為一個成績不俗的邊緣性寫作共同體。遠離國家政治與文化核心地帶（首都）的「邊緣」特性，內蘊的是和文學中心區域寫作景況既呼應追隨也盡顯特質的寫作狀態。而在相對固定的地理空間內，為一個大致趨同的精神目標或基本一致的題材對象進行文學書寫的特定人群，可稱作「寫作共同體」。當我們談論「珠海文學」時，就是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談論屬於珠海市行政區域內的文化書寫情狀。這與談論「深圳文學」、「廣東文學」相同，並沒有命名邏輯上的區別。

珠海文學書寫的先鋒性

然而，在諸多的邊緣性寫作共同體中，珠海文學又獨具特殊性。一方面，珠海文學與深圳文學均屬於「特區文學」；另一方面，珠海文學又在特區文學裏呈現出別致的樣態和風貌。因為不論怎樣鉤沉歷史來鍛造城市的文化內涵，我們看待珠海如看深圳一樣，都是從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特區」予以定位。雖然只有四十多年的歷史，這兩座城市卻是中華民族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前沿和窗口，一個時代的清晨就此開始。但比之深圳文學，珠海文學顯然沒有「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的空前盛況，也少見緊隨時代脈動而發聲的矯健風頭，珠海文學疏離於文壇熱點的邊緣化狀態尤其顯著。這種狀態的另一面，則是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寫的前衛性或先鋒性特徵。不同於大多數深圳作家對社會現實與現代城市發展過程的寫實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於表達關涉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題內容，在藝術品質和寫作技術上也更具探索性。

以小說為例。曾維浩在筆耕八年的長篇小說《弑父》裏，以豐沛恣肆的想像和繁複多變的結構，採用寓言與象徵的體式宏觀地寫出了人類文明的尷尬困境。作品主題涵蓋人類生存的不同境遇，涉及到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諸多學科要面對的共同課題，這在一九九八年的中國小說版圖上價值殊異。十年後他的另一部長篇《離騷》，則借助「身體寫作」外殼把筆觸伸向具體人物的內在情感世界。主人公「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傾心愛戀，歷經了半個世紀的痛苦磨難，生動及物地展示出人性的豐饒和溫潤。作者在《離騷》中表現的是對人類生存處境持續一貫的關注，但卻一改《弑父》處處隱喻象徵的表現手法和否定性的主題指向，開始堅實地站在現實的地面，以民族化的立場和形式真切肯定。陳繼明在長篇小說《七步嶺》裏，試圖讓東聲通過「尋找自我」來治療回憶這一精神疾患。東聲「尋找」自我的曲折腳跡，已經在現代和傳統、個體和社會、「我」和自我既闊大多維也具象錯綜的歷史時空中，繪製出一種讓讀者既陌生又似曾相識的精神圖譜。這圖譜既屬於東聲自己，也屬於我們每一個人。類似的小說創制，還有李遜的《在黑暗中狂奔》、劉鵬凱的《白太陽》、韋馳

的「存在三部曲」、唯阿的《不可能有蝴蝶》等。

概言之，四十年來的深圳文學更多專注於描述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通人的現實生存狀態，並以「打工文學」、「底層寫作」、「城市文學」的遞進性文學表達，刻畫出當代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的現代工業城市的精神成長史。而珠海作家在感受現代都市生存觀念變化的同時，也深切體會到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帶給傳統中國人生活方式與生活節奏的巨大衝擊，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搖撼和心理落差，促使他們對現代城市文明作出深刻思考與自覺反省。不僅是小說，盧衛平、唐不遇、胡的清、唐曉虹等人的詩歌，耿立、盛祥蘭、鍾建平等人的散文等，其主題涵蓋都關涉到這樣的思考與反省。整體而言，創作視野寬闊高遠，文學風格豐富多變，不拘泥時代和現實的既有境況，凝神潛心於個體化的藝術思考與探索，已然成為珠海作家的共通屬性和不約而同的美學追求，也鑄造了珠海文學的獨特質地。晚近三十年，珠海作家的寫作空間寬闊而不逼仄，寫作姿態優渥而不慌張，寫作體式工致而不粗放。特區珠海的文學書寫，散淡、從容，也精雅。

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

進一步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以移居作家為主創力量的珠海文學，已經顯露出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種新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品質。包孕這種內涵與品質的各類文學體式，其主題指向正在由現代城市文學發展為新市民文學。如此定位的現實理據在於：

一是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隨着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逐步深入和漸趨完成，移居經濟特區的新移民經歷了四十年的心理與情感的蛻變，與也在轉變中的原住民在新的現代城市文明空間裏融合，形成發端於深圳、珠海等特區城市，進而擴展到廣東全境乃至全中國的新市民階層。這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城市社會階層，也將成為建立在物質、知識和制度現代化基礎上的文化現代化的最直捷表徵，即「人的現代化」。從新移民到新市民的成长過程，幾近同步地反映在深圳文學書寫各類文本中，具體表現為「打工文學」、「底層寫作」、「城市文學」到「新市民文學」的階段性形態演進。同期的珠海作家則直接站在現代城市的立場上，以新市民的寫作姿態冷靜地審視時代，從人類生存的更廣闊視界思忖和描述「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的人性人情。

如王海玲以一九九五年的中篇小說《東撲西撲》為起點，描寫移民特區的年輕知識女性在前所未有的時代變遷中找尋自我精神定位的心路歷程。直到二〇〇八年的中篇《無法閃避》，王海玲小說在人物形象和主題意蘊上不斷延伸並互為補充，形成特區知識女性移民的形象系列，進而構成了一種整體上的文學表達，力求探尋社會轉型期內生活既有的諸多可能性，以及這些可能性的邊界。這種基於人生實相冷靜客觀的寫作意識，顯然超前於打工文學及底層寫作。耿立的《暗夜裏的燈盞燭光》、《向泥土敬禮》等則把激情和童真蘊蓄於雄渾、沉鬱的散文表達中，力

圖穿透漫漫歲月的層層積蘊，為現代城市裏的新市民找尋並打造幾近於無的精神棲息地。作品主題的另一側，則是對快速城市化進程的深刻反思，藝術質地遠高於許多當下的所謂「歷史散文」。

主題表達的跨越性

二是主題表達的跨越性。起源於深圳的「特區文學」，因與社會轉型實驗的同步，表現出較為完整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紀實特徵。就像早期的「打工文學」演變為「底層寫作」，無非是轉型之初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轉型陣痛階段，普通人包括「打工」群體生存境遇、心理狀態與情感世界的形象再現，區別在於人物書寫從特區城市的「農民工」擴大到農民、工人等更廣大人群，敘事空間則從深圳一城拓展到全國其他城市。但珠海文學的主題表達甫一面世，就越過「打工」和「底層」的揭露、譴責與批判，站在了「城市文學」的寫作起點上。即珠海作家多從人類生存的大坐標出發，以現代城市新市民的視角，摹現中國人從傳統鄉土進入現代城市的心路悸動和曲折精神路徑，以及現代城市市民的多維生活狀態。如盧衛平〈我拿着一把鐮刀走進工地〉所寫：

秋天了，金黃的穀物／像一個掌握了真理的思想者／向大地低下感恩的頭顱／我拿着一把沉默的鐮刀走進轟鳴的工地／這把在老槐樹下的磨刀石上／磨得閃閃發光的鐮刀／這把溫暖和照亮故鄉漫長冬夜的鐮刀／一到工地就水土不服，就東張西望／一臉的迷茫，比我還無所適從／我按傳統的姿勢彎下腰，以牧羊曲的／節奏優美地揮舞鐮刀／但鐮刀找不到等待它收割的穀物／鋼筋水泥之下，是鐮刀無比熟悉的土地／從此後只能是咫尺天涯／鐮刀在工地上，是一個領不到救濟金的／失業者，是工業巨手上的第六個指頭／但我不會扔掉它／……是它把一個異鄉人的思念寫在臉上／是它在時刻提醒我，看見了它／就看見了那片黃土地

在傳統鄉土社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緣起於經濟特區的現代城市文化也正全方位地影響和改變着當代中國。第一代特區移民盧衛平以新市民的清醒目力，發現了「沉默的鐮刀」與「轟鳴的工地」的不可融合，形象客觀地寫出了新市民的精神來路和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已成為盧衛平詩歌現代性表達裏最重要的主題蘊含。當然，在表現新市民的精神故鄉和「進城路徑」的同時，珠海文學書寫的主題也指向進行時態中的現代都市生活，和由此生成的種種個體精神遭際，譬如楊雪萍、裴蓓的小說。

「新市民文學」的跨越

既有的寫作實績已經表明，珠海文學因從疆域闊大的「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的跨越，正顯現着不同格局和獨特魅力。但新的問題是，面對中華民族雙腳踏進工業化社會門檻

的「新時代」到來，對應「人的現代化」發展現實的「新市民文學」，應該如何超越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鄉土與現代城市之間二元對立的思維壁壘，以更前瞻的姿態、更高遠的視界和更寬厚的情懷與時俱進，描畫出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的情感際遇和心路歷程。顯然，近於功利的一城一地的區域化文學定位，其品牌價值在新的時代演進面前很難有更大更多的增值空間。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在嶺南歷史與文化的大背景下，「珠海文學」的區域性文學書寫，也必將成為「大灣區文學」整體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繼而抵達一個更高的文學目標。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師、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珠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星空下的潮湧——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珠海小說》、《改革開放城市新移民文學書寫研究》、《珠海特區文學創作散論》等。）

清明記事

從母親的墳頭下來
我聽見一片草叢中
有人在叫媽媽
我順着叫聲走進那片草叢
沒看見人影
只見一隻小羊羔在叫
牠剛學會吃草
牠的媽媽應該不會走遠
應該就在我上山時
碰見的那群羊中
牠的媽媽應該能聽見牠的呼喚
我第一次聽見
一隻小羊羔的叫聲
像一個孤兒在天黑前叫媽媽
小羊羔不認識我
但我決定晚一點下山
站在小羊羔身邊
看他吃草
陪牠等牠的媽媽回來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歌創作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出版有《異鄉的老鼠》、《濁酒杯》、《盜上的火焰》等詩集十餘部。）

螞蟻

● 唐不遇

詩人必須對着過去的天空說話，
必須寫下幾顆看不見的流星。
而在他的腳下，流沙正在聚集，
就像不知從何處而來的一群螞蟻。

（作者為粵東客家人，二〇〇二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現居珠海。作品收入《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等多種選本。）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星星和螢火蟲，就是造物主為人類的遐想而設，牠們給人以遠遠、衝動和憧憬。(明報資料室)



【專題】

回到螢中間 ● 耿立

編按：「是的，那天在我的臥室，雖然只是一隻螢火蟲，但是他卻灌滿了整個房間，螢火蟲的光像是發生了化學的反應，我的臥室到處都是那螢火，還有父親，還有地排車，還有沙河和蛙聲。」作者離開故鄉後去到珠海，竟見到同樣作別故鄉的螢火蟲，隨即將牠帶回家。螢火蟲雖只隻身，螢火卻灌滿房間，將作者帶回古代，帶回沙河，最後幻化成星。

螢火蟲是土地的夢，牠不喜總是呆在某一地方，一到晚上，牠就會扔掉鏢鏢，把翅膀打開，沒有路徑，沒有羈絆，忽南忽北，忽上忽下，牠到哪裏，夢就到哪裏。那夜好像就比原來厚了兩倍，河也深了兩倍。

如果站着不動，屏住吸氣，螢火蟲就會把你當成一捆玉米桿高粱稈，一點生分也沒有。你的衣服是玉米或高粱紛披的葉子，牠們可以駐足停在上面，或者牠把你的臉頰當作凹凸不平的起飛場地，你覺得是螢火蟲增加了夏夜的精神，有次父親到城裏為供銷社送貨，返回時，天已近黃昏，這條路父親不知走過多少次，哪裏有岡哪裏有凹，哪裏轉彎哪裏抹角，有幾片樹林，有幾座水泥橋木橋，都清清爽爽。父親不慌不忙地走着，他拉着空了的車子，車上躺着，慢慢走進黃昏，走進草木散發的暮靄。

這是麻雀趕着歸巢的時分，牠們知道引力在屋簷下是不缺席的，牠們的翅膀由醜紅而淺紅，刺蝟開始在路邊的草叢裏咳嗽，咯咯咯，是什麼卡住了嗓子？一詠三歎。雜草間的蚂蚱聽到腳步聽到人聲，翅膀是交錯着呼啦啦地沒有隊形沒有方向亂扎。

父親不是詩人，甚至連字都不認一個，那時我才小學五年級，只是覺得這樣的夜來臨給人的是無數可以複製的夜的樣子，看父親慢慢踏踏的腳步，好像夜在叫：客官，不急，前方有店。

是的，家就在十多里處，再過一條河就到了。但我看到父親卻像鄉村好酒的人在鎖上酒館灌了一杯燒酒，腳步踉蹌，回家早一點晚一點沒關係，享受的是微醺的感覺，這路太熟悉，閉着眼睛就能摸到家門。

父子倆，一輛地排車，走在平原深處的寧靜裏。暮靄與夜色如水漫上來。

陡然，我的眼睛一驚，有星星點點的光在水聲中裝點那條河流和夜了。在這個平原的夏夜，父子拉着地排車為生存奔波，這是那個時代無數的苦難的一種，但那艱苦的時代，依然有詩意的東西不因苦難而缺席。

是螢火蟲。

那河裏，滿滿一河的螢火蟲。

螢火蟲結隊地從河的這岸飛過那岸，這些小傢伙挑着燈籠，如走夜路的孩子，臉上帶着鬼笑，向着這土路飛了過來，路轉牠們也轉，路高牠們也高，滴滴答答，如作文本上的省略號，有膽大的竟然落在地排車的車轆上、車廂裏，甚至父親的身上。父親全然不知似的，螢火蟲可謂是「亂陣」，不講一點章法，隨意的飛，像老師在寫毛筆字時候，那些墨花一樣，是的，天幕是藍紙一張，前方的家和胡同是鎖紙，這些螢火蟲，如老師懸腕揮灑出的墨點子，有的飛到紙的中心，有的飛到紙的邊緣，還有的飛到紙張外，那是一種翻出的新意，也許到了天上的那些星星，也是螢火蟲的骨骼變成的，一道白線亮亮的劃過了，天上的星星太擁擠了，有的星星一不小心滑倒了，就打着燈籠退場了。

「螢——螢——螢——」我叫着。

父親如土路一樣緘默，他還是匍匐着拉着車子，河水在身旁嘩嘩流動，河水更加的蒼鬱，是暮色與夜色加進了流水，有風過來了，那螢火蟲更加的凌亂，亂是一種味道，雖是少年的我，說不出螢火蟲的那種美。

童年的夜行，和螢火蟲的相遇使我知道土地是有靈魂的，也許誰都不在意牠。等牠消失了，鄉村也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是的，當我後來再回到那片土地時，在我揮手作別童年，再回到村後那條被我稱之為「泥之河」的河時，我有些憤憤，沒有了蘆葦，沒有了蛙聲，河道是一片惡臭。夏天的泥之河給我的只是黯然神傷。

我多次尋找童年的螢火蟲，但每次都是失望，牠們被風吹走了？我三十年未見的那些小傢伙們，牠們到了哪裏？明明滅滅在歷史深處在鄉間在童年的小幽靈呢？

這會是我童年月亮的備份的蟲子，這是有道德潔癖和靈魂潔癖的蟲子。

是因為地上的螢火蟲的丟失，天上的星宿也無處落腳了？

現在的夜空不能再被稱為夜空，沒有了黝黑，也沒有了點亮黝黑的星亮。無星的夜不配稱為夜，沒有螢火蟲的夜空也不配稱為夜空。

星星和螢火蟲，就是造物主為人類的遐想而設，牠們給人以遠遠、衝動和憧憬。

這些物件使我們知道了遠方，知道了神秘，也知道了敬畏。

螢火蟲比鄉村走的遠。這是一個有精神潔癖的蟲子，當一個地方髒掉了，牠會掉頭去別的地方落腳，這點使我十分的敬重，不是以所謂的故鄉

窗外

劉鵬凱

辦公桌前的窗玻璃從來沒擦過，那上面有很多雨滴濺下的斑痕，我突然聯想到馬蜂窩。哦！原來我們是一群馬蜂。

對面桌上的阿美看了我一眼，偷偷地笑。我知道那是在譏笑我，可我已習慣了，不予理睬就是，畢竟是現在的年輕人。再過一段日子，她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的。我替她這樣想。

窗外有幾棵不知名的花樹，在這乍暖的時節，每片綠葉都蒼翠欲滴，許多花苞好像會在你一眨眼就綻放色彩似的。太陽很溫暖，鳥兒們落在花樹上，清脆地鳴叫。阿美看到了那幾隻鳥，她用手中的筆敲着窗玻璃，嘴裏呼呼地吹着，一雙大眼睛這樣一來瞪得更圓。

那幾隻鳥沒理睬她，依舊在繁枝茂葉間輕巧地跳躍，停下來，便認真地梳理羽毛。阿美對鳥們的無動於衷有點上火，手中的筆使勁地敲在玻璃上，屁股也離開了椅子，徹底趴在了窗台上，擺出和鳥們對陣的姿勢。可是，鳥們仍然滿不在乎，鳴叫着到了一塊，極快樂地嬉戲。

「它知道我們把自己關着！」阿美終於洩氣了，重新跌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道，又像是在對我說。

後來，阿美經過深思熟慮似的，將頭探向我，問：「喂，張老師，明天我們到郊外的山裏去玩吧，去野餐……」她似乎已經在野遊之中了，並且吃到了野餐。

為念，哪裏有自由，哪裏有潔淨，哪裏就是自己的安身之所，我的故鄉再也載不動這個小精靈，故鄉已經被所謂的GDP壓得氣喘吁吁，江河斷流，霧靄四伏。

「輕羅小扇撲流螢」，那小扇，杜牧的小扇怕是連星光也撲不到了；我曾幻想《詩經·關雎·東山》裏的場景：「我徂東山，惓惓不歸……町疇鹿場，熠燿宵行」，戍邊的男子在夜裏回家，古代沒有手電筒，如果沒有月亮，有哪個精靈為思家心切的男子照耀呢？路轉溪頭忽現，原來漫山遍野的是螢火蟲，一個個舉着小燈籠在小路上為還鄉的人照明。我如是那男子，一定會匍匐在地，對那些小生靈納頭便拜，說聲謝謝了。

在不知螢火蟲作別故鄉多少年後，我也作別故鄉，義無反顧地來到珠海，在一個近山靠海、校園裏滿是蘆葦的地方棲身。

那時我驚於天空的星辰的明淨，我像第一次看到那樣的夜一樣驚訝，在這個時代，在斯地還有如此的夜。

那年的夏日，隨幾個朋友在小酒館喝酒，到了夜半，大家暈意興來，我把飯菜打包回家。在快到住處的時候，突然發現天地一片漆黑，斷電了。

那夜是那樣的黑，沒有渣滓，沒有水分，一會，星斗出來，好像是回到了史前。

這時好多的星星竟然如魔術師一樣，飄動起來，忽上忽下。哦，是螢火蟲。那些螢火蟲在我前面的蘆葦裏，一邊一閃一閃地閃着光，一邊向着我飛了過來。這時，我突發奇想，何妨不用帽子撲捉一隻這小精靈。

只一下，那小精靈就納入我的帽子，我隨即把打包的飯菜倒掉，用塑料袋把螢火蟲裝下。記得有藝術細胞的隋煬帝楊廣在東都洛陽也幹過這勞什子：「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岩谷。」李斗《揚州畫舫錄》中有螢火蟲燈的記載：「北郊多螢，土人製絲燈，以線繫之，於線孔中納螢。其式方、圓、六角、八角及畫舫、寶塔之屬，謂之『火螢蟲燈』。」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找到了當時的記錄，那是一首詩，並且前面還有一段序言的文字，轉錄如下：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四十二分寫，昨晚在珠海的校園，我捉到一隻螢火蟲，放到我的臥室，看牠在天花板上打着燈籠舞蹈，四周岑寂，我像看到了唐代的秋夜之美。

把一隻螢火蟲放入透明的

我愣了一下，馬上擺着手說：「不去，不去，我不去，你再問問他們幾個去不去吧！」

阿美毫不顧忌地送我一個白眼，離開椅子去找熱情的劉大姐，一陣無聲的喃語，她取得了一人支持，接着一個又一個地響應了。

「明天一起去吧！老張，反正明天是星期天，和年輕人一起去快樂快樂。」劉大姐端一杯茶水過來勸我。

我沒吭聲，實際上我是很想去的，只是害怕別人不去。唉，今天這是怎麼了？

星期天，我和大家騎車去了郊外。清爽的風吹來吹去。我們沿山路一步一步往上爬去。有一種風一樣的聲音在遠處沉悶的晃蕩，這是從城市裏傳來的聲音。我感覺到那種煩悶在這一剎那消失了。

山野裏很靜。阿美觸景生情，就對着山唱起來。我也跟着哼唧哼唧地唱道：

山裏的黃草雪蓋了，野雞娃沒處處了； 尕妹妹的莊稼上場了，二阿哥沒處處了。

大家看着我的樣兒，都哈哈大笑，一個個前俯後仰，我自己也近乎笑出了眼淚。

阿美這時一動不動地坐在山坡上，靜靜地想着什麼，她到底在想什麼呢？我沒去驚擾她，繼續和大家聊着天。

塑料袋，匆匆 我走在夜裏，往 我的七十坪的家趕 像提着一首詩 從唐代的那些句子裏走出 我有時停下來，想仔細看一首詩的臀部 那麼的瑩亮，用手摸一摸 好像專電 讓我的手心發麻

我提着塑料袋裏的螢火蟲 如打着燈籠 此時的夜，開闔靜默 正等着牠 我呵護着燈籠 像懷抱着一個嬰孩 我想讓他做我的兒子或閨女 讓牠們有我的姓氏 有共同的DNA的浪漫 我提着一隻螢火蟲，走過圖書館 走過實驗室，走過湖水 我和我的螢火蟲好像一輩童話 賣的小女孩和火柴 我和我的螢火蟲 夜色越來越濃，腳步卻更加的急促 我提着一隻螢火蟲，很像 冬天在老家的夜裏，懷裏抱着為奶奶 暖被窩的火盆 為老寒腿送去溫暖

是的，那天在我的臥室，雖然只是一隻螢火蟲，但是他卻灌滿了整個房間，螢火蟲的光像是發生了化學的反應，我的臥室到處都是那螢火，還有父親，還有地排車，還有沙河和蛙聲。

沙河的水還是那樣明淨地在夜幕下流下。

那時，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美與疼痛，久違了的精靈和逝去的父親。

如今的城市只剩下霓虹燈在閃爍麼？有高速公路和巨棟樓宇的城市，連地下和天上都被螢光燈點亮的城市，能給螢火蟲一席之地麼？

那夜我臥室裏的螢火蟲們，開始衝破窗戶，向外朝着天上飛去了，我推開窗子，滿天的星斗，好像是滿天的螢火蟲幻化成了滿天的繁星。

(作者為散文家、詩人、創意寫作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作協散文創作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秦牧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散文集《向泥土敬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遮蔽與記憶》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前十。)

「我發現我們太保守了。」劉大姐不無感慨地說：「平日裏自己把自己關在門裏面，不漏一絲縫隙，今天看來，還是出來走走好啊！」

我明白了阿美為什麼提議大家出來郊遊。我帶頭向着更深的山野裏走去。越往深處走，越是寂靜無聲。這寂靜顯示出山裏的一切都在寂靜中等待。抬眼遠眺，遠山是黑漆漆的，在白霧的霧裏蠕動。其實，那是霧在飄。霧愈積愈厚，裹了許多山，山便顯得朦朧朦朧。

「這都是活着的自然。」阿美甩一下長髮，將一個小石子瀟灑地踢下山去。回來的路上，阿美給大家講了許多新鮮事。和着這山野裏的新鮮，山裏便有了一種很新鮮的聲音。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來到編輯部，將所有的窗子都打開了，然後打水，掃地，擦桌子，最後把窗玻璃也齊齊地擦了一遍。和煦的風透過窗紗吹進來，房子裏便明亮了許多。

阿美他們陸續來了。「今天怎麼和平常不一樣了？」阿美笑着對大家說。

辦公桌前的幾塊窗玻璃上沒有了那馬蜂窩似的斑點。穿過透明，我發現碧綠的樹葉間，那些花苞在陽光的溫存中毫不吝嗇地綻放了。

(作者為珠海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集《白太陽》，散文集《心靈的邊緣》、《左邊狐狸右邊葡萄》，詩集《憤怒的蝴蝶》等。)

神秘的事情(外一首)

神秘的事情

花園裏 一道日光從蘋果樹上掉下來 在這一瞬間 一隻蜜蜂的嘴和白杜鵑的腹部 有過短暫的接觸 一隻蟋蟀的前腳 剛從雞冠花色情的嘴上抬起 它們下面的覆盆子 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彷彿風和雲的關係 也是這般神秘 沒人知道，是風吹着雲走 還是雲推着風跑 所有的秘密都在風聲裏

旅途

白雲往白裏飛 雪花也往白裏飛 它們向不確定的命運飛去

它們背道而飛 它們永不相遇 但它們都屬於白，屬於人間

我走在白裏 走在白雲與白雪中間 像是它們用白製作的一個替身 像是剛誕生的一個叫白的物種

我要趕往一個叫北崗的地方 我朝白雲相反的方向移動 在白消失前 我們要趕到各自的故鄉

(作者為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現居珠海。)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